弘簡錄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文翰　宋十之五

蘇軾（父洵 子過）　蘇轍（族孫元老）　文同　黃庭堅　鼂補之（弟詠之）

秦觀　張耒　李廌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父洵字明允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應舉不第悉焚所為文益閉戶讀書通六經百氏諸家下筆輒數千言著權書衡論機策二十餘篇盡闔闢橫縱之說嘉祐間與二子至京師偕詣歐陽脩脩為上其所作一時士大夫爭傳誦之自是三蘇之名重天下宰相韓琦奏薦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赴會將修建隆以來禮書命授文安縣簿與項城令姚闢同纂成

太常因并禮一百卷方奏未報而卒賜其家絹與銀各二百軾辭所賜求贈官得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軾自幼有大志父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至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嘗讀范滂傳慨然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乎母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效滂母耶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詳備載弘道錄）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脩主試病時文磔裂詭異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之至論驚喜欲以冠多士疑其客曾鞏所為乃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擢第一脩語梅聖俞曰願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久之乃服母憂起復調福昌簿脩薦應制科試六論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判鳳翔府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隴南山木栰經砥柱之險踵破家軾至訪其利病令自便進

止害爲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衎
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才遠大器也他日自
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一旦驟進則天下之士未必
皆信適足以爲累上曰且與脩注如何琦猶持不可請召試得
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熙寧初父喪服闋王
安石惡其立異除判官誥院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軾上議曰
得賢在於知人知人必先責實使君相能知人朝廷能責實雖
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雖復古之
制臣以爲不足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不廢先王之教足
矣若復變今之制易今之俗置官立師勞民斂財又備不率教
者屏之遠方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至於貢舉之法行
之百年陛下視祖宗之世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得

大小庶事與今爲孰辨欲一旦釐革德行而畧文詞專取策論而罷詩賦兼采譽望而罷彌封又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今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鎭。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著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以奉二宮一日之玩奪小民口體必用之資事雖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詔從之安石新法行軾上書論其不便纚纚萬餘言畧曰臣所欲言者三。一在結人心。人主之恃人心。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失之則亡。理所必然。昔漢武誤

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立後霍光順民所欲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且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譬之以一牛而易五羊牛大而失則隱而不言羊小而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虧商稅而取均輸何以異此二曰厚風俗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修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聖人非不知深刻可以齊衆勇悍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者小所喪者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未輕改作天下歸其仁議者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欲風俗之厚豈可得哉三曰存綱紀祖宗委任臺諫許以風聞未嘗

罪一言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縱有
薄責旋即超升所以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以折姦臣之萌也。
陛下上念祖宗設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臺諫所言隨天
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必與之公議所擊臺諫必擊之豈可使
公議沸騰怨讟交至知而弗問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
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臣之所願三言如是而已命軾試貢士
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
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見之
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窮治無所得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
貢書稱甲子不稟正朔軾却之使者易書然後受時新政日下
軾每因法以便民民賴稍安徙知密州不即行手實法提舉官
以違制軾爭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

擬造律也提舉爲改容未幾法果罷徙知徐州值河決薄城悉
呼武衛營卒築東南長堤城不沈者三版軾親廬城上使官吏
分堵以守城藉以全徙知湖州凡事不便民者不敢直言以詩
托諷李定舒亶何正言摭以爲謗逮赴臺獄將寘之死上獨憐
之謫黄州團練副使安置弟轍與所善佐皆坐謫罰張方平司
馬光以下二十八人軾因築室東坡號東坡居士日與田父野
老相從溪山間神宗數有意復用語宰相曰國史至重可命蘇
軾成之王珪蔡確有難色既而曾鞏進太祖總論上意不允遂
手札移軾汝州軾自言有田在毗陵許居之哲宗立復朝奉郎
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遷起居舍人元祐元年賜銀緋遷中書
舍人軾素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不相
合惇每以謔侮困光軾謂惇曰昔許靖以虚名見鄙於先主法

正尚謂不可況君實時望甚重詎可侮乎惇以爲然光始稍安及光爲相欲復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苦將吏豪胥。且病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易成。事有漸則不驚。秦分兵農爲二。及唐變府兵爲長征。自爾天下便之。今免役之法。大率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至於作色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兼侍讀每進讀前代史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以啓沃上心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及數

萬帥臣不以聞恐每事如此終成褻瀆帝輒首肯之一夕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卿前年為何官對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今何官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貢舉寬士禁約使得盡其才蔡確以詩獲罪議遷嶺南軾密疏言朝廷薄其罪恐於皇上孝治為不足若深治確恐於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后心善之而不能用軾積以論事為當軸所恨四年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既至大旱饑疫並作請免

本路上供米及減價糶常平又得僧牒易米多作饘粥以救饑者使醫分坊治病裒羨緡作粥坊待之全活甚衆已乃開浚茅山一河使專受江潮鹽橋一河使專受湖水造堰牐以爲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復脩完李泌六井募人取西湖葑淤中徑十里爲長堤以通南北行者上植芙蓉楊柳望之如畫杭人名爲蘇公堤令人種菱藕收利以備脩濬之用又欲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並山爲岸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又浚古河達于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復言太湖水道由松江以入海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近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江路故三吳多水欲道挽路鑿千橋以迅江勢二議爲

忌者所沮功不成人咸惜之軾二十年間凡再涖杭有功德於
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以吏部尚書召遣
轍執政改翰林承旨數月復請外除知潁州會開封諸縣多水
吏不究本末擬決䟐溝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又將鑿鄧艾溝
與潁河並且欲鑿黃堆注之於淮軾始至遣吏準以水平淮水
高於新溝幾一丈若又鑿黃堆淮水必爲潁患軾奏罷之七年
徙揚州先是東南漕法聽操舟者便帶土貨後一切禁絕故舟
弊人困往往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其舊從之
未閱歲復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南郊充鹵簿使導駕太廟
值皇后及大長公主爭道不避儀仗使李之純不敢問軾於車
中奏之上遣使馳白太后明日有詔皇后以下皆毋得迎謁尋
拜禮部尚書兼端明侍讀兩學士高麗遣使請書軾奏乞如澳

東平王故事毋得盡予不聽宣仁后崩乞補外知定州時帝親政國事將變軾上言古之聖人將有所為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使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不可使恐進好利之臣輕有改變不報定州自韓琦後軍政壞弛將貪卒惰軾至取貪汙者配隸遠惡仍部勒戰法繕修營壘禁止飲博大犒上下之分會大閱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詑事無敢慢者紹聖初御史虞策論軾前掌制命譏訕先朝落職徙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芥帶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藥餌皆缺非人所居至則買地築室儋人運

發奮士功之府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康與永州改舒州團練副使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天性孝義從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姑嫁杜氏未葬軾皆爲經理又移巴陵以蔭太白之曾孫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述其志既又作論語說居海南作書傳有東坡前後集及奏議內外制和陶詩凡百卷名與歐陽脩齊文章雄視百代高宗取其集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嘆曰文章之宗也贈資政殿學士孝宗乾道六年特贈太師謚文忠擢其孫符禮部尚書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　三子俱善爲文邁爲都員外郎迨與過皆承務郎過字叔黨隨任杭州發解兩浙路自軾爲帥至謫貶遷徙過皆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以身任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父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

矣因命作孔門弟子別傳由監太原稅知郾城遷通判中山因葬父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號斜川居士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已見稱名爲小坡轍每言其孝以訓宗族且曰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也卒年五十二七孫籥籍節笈範遜箾

蘇轍字子由與兄軾同登進士爲澠池簿又同應制舉時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勤因制策極言得失畧曰臣愚不敏竊意陛下徒有憂懼之言而未見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憂懼小心天下皆謂如周文王自西方解兵此念不存幾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惟無事不先憂故有事不得不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竊聞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越于常

燕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內則蠱惑以傷和伐性外則請謁以奸政害事加以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歌舞飲宴賞賜過度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而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餘臣恐民心自此離也。策入考官司馬光謂有愛君憂國意取置高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媿之而不敢怨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之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寘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王安石意轍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改命沈遘爲之轍乞便養親改大名父憂服除安石擢居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會出青苗書使熟議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雖良吏未免有姦錢一入手雖良民未免妄用及至輸納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

則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昔唐劉晏掌國計未常有所
假貸有尤之者晏曰。此非國之福。且不便民吾但使四方豐凶
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使四方無甚貴甚賤
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今日常平法耳。公誠能有意於民。
舉而行之。其效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
逾月不言青苗會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於陝西漕司行青苗
法春散秋斂安石大悅於是決意行之轍又議役法言役人之
不可不用鄉戸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人也有田以爲生故
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
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自開元以後
租庸調壞代宗以畝定稅至德宗楊炎作兩稅法取大曆十四
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

如舊奈何復取廂錢且官品之家復役已久國子俊造將用其
才胥吏之徒亦皆放免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
又役之耶安石不聽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
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
路還奏各務生事多不可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乃以書抵
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為河南推官張方平知陳州辟為
教授改著作佐郎齊州掌書記簽書南京判官移知績溪元祐
元年召為右司諫首論蔡確韓縝章惇呂惠卿奸邪皆去位安
置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廣且依見
在錢令年而止催督有司講議來年役使鄉戶務令既行之後
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
至於治經誦說講解尤不輕易計至來年秋試日月無幾未可

施行乞且罷王氏新學并律義至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科舉格式未爲晚也光皆不能從時議棄守蘭州五砦大臣不能決轍言頃者夏使賀登極還未出境復遣使來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近者上下厭兵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倘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持而不予彼情得勢窮始來請命此機一失必爲後悔設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不以爲恩不予則邊釁復啓況今主上妙年母后聽斷邊臣將帥恩威未洽臨機決斷誰任其責伏乞早賜裁斷無使別致猖獗未報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爲呂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仍其舊備所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責也重是欲超過於先帝也公著悟然竟未能用進戶部侍郎因轉對言財賦

之原出於四方委於中都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常足。轉運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計。欲求富國。先困轉運。轉運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則戶部亦憊矣。又言臣考之祖宗故事今日戶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何也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手足。得有所賴。若不專任口腹。欲求一飽且不可得。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猶口腹也。頃者朝廷好因一事不舉。輒從他司。他司。以辦事爲效。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而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昔者司馬光知其爲患。嘗使戶部收覽利權而所收不得其要。若不早救。後患必甚。其一河事本屬轉運。督諸埽吏兵儲

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
之日無暴歛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嘉祐
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取河渠案置都水監設河北外水監丞
置監以來所補何事至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始不
勝其弊矣其二分曹案所掌內爲軍器監隸工部外爲都作院
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爲羊渾脫動以
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其爲物稍經
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期而有司營戢不顧利害至使
公私應副斛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必不至此其三分脩造案爲
將作監以隸工部惟以辦職爲事緩急利害誰復承當如近來
竹箔積場歲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緣以諸處營造
歲有科制仍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一

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有無損毀戶部雖知不便以事涉工部不敢復言凡此之類不能遍舉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事歸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都水軍器將作三監並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寡無使傷財害民工部惟程其功之良苦作之遲速且不至敗事乏用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轍權吏部尚書自元豐定吏額比舊增數倍命轍量事裁減有吏自中孚者欲取逐司兩月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積若干分而為一人則吏額多少之限自無所逃轍白宰執曰此繫吏身計所係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迭致紛訴雖朝廷亦不能守請據實立額俟吏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不過十年見額當盡呂大防不用命諸司吏任永壽與省吏數人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又任其好惡改

易所局未幾詠詩坐贓刺配大防嘗依轍議行之代軾為翰林學士使契丹館客王師儒能誦洵軾文及轍伏苓賦以不得見全集為恨使遼還御史中丞調停之說方起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宰相力言其非退而上疏畧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此何異懼盜賊而辯之於寢室知虎豹而開之以坰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猶冰炭同處必爭爭則小人必勝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一薰一蕕十年猶尚有臭蓋謂此矣前者用事之臣宜大加斥逐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若使此輩復進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

所職疏入。后於簾前諭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又奏乞宣諭大臣各宜正已平心無爲生事要功惟因弊修法以安民靖國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來叛同反覆強亦不足慮矣所謂平心正已者如黃河北流正得其性而水官穿鑿導之使東陛下遣使按視知其不可猶或固執不從遂使河朔財力俱困至於西夏許唐外皆臣願而熙河將吏不體聖心功未可覬爭巳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如此二事是也所謂因弊脩法者如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及元祐初務於復舊物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熙寧立法三等惟中等出錢最得其便且如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復差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以歲計之已爲三十六貫二年爲錢七十有餘寬鄉得閑三年狹

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如此二
事是也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
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力所不加必須且止至於人君於事不
知則已未有知而不能行者若果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時
夏人地界之議日久不決明年果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朝
廷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悉如轍所料轍又乞罷熙河
將佐范育种誼等別選老將以守太后以爲然與宰相不合竟
不能從夏復引騎十萬壓通遠境挑掘所爭崖塹三日而退熙
河奏乞因夏兵之退悉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
誠信下大臣會議轍曰凡欲用兵先當論理曲直我若不直兵
決不當用朝廷與夏人議地界始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
處當中爲直此理最明夏人不從朝廷不能固執旣而許於龍

諸城依綏州例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總
定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諸堡一抹取直所踐夏地凡百數十里
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且夏兵不於他處殺於所爭處殺人據
皦此意可見太后遂從轍議三省除李清臣蕭宗孟吏兵二部
尚書轍言其不便議亦寢紹聖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
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果以此激怒上意會廷
試清臣撰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豐之意轍奏先帝天
縱之才。其所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終身不
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
免破家之患黜諸科誦數之學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
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
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自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

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營於後前
後相濟。正聖人之達孝。昔漢武帝耗蠹海內。脩鹽鐵榷酤均輸
之政。民不堪命。昭帝能去煩苛。漢室乃定。顯宗以察為明。上下
恐懼。人懷不安。章帝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
宗天書之說。仁宗臨御。能藏梓宮以泯其迹。英宗濮廟之議。先
帝不憚改而從舊。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哲宗覽奏
以為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數月元豐諸臣復用再
責轍知袁州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責
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徙永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上清
太平宮崇寧中又降朝請大夫罷祠築室許州號潁濱遺老自
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十年政和二年卒
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諡文定生平性沉靜簡潔

寡言鮮慾有以起人之敬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與軾相近所著詩傳春秋解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遲适遜

族孫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軾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老其力學輒亦愛獎之黃庭堅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登進士調廣都縣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茂州蠻叛朝廷下令招降元老移書成都帥周燾言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爲敵其次以遊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諸道大集不十日賊必破降則威懷之道兩得今不討而遽招後必復叛不免再用兵矣燾得書即名與計事元老策茂有兩道正道自灤山趨長平絕嶺而上其路險以高間道自汶崖關趨刀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

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攜刀猝與石泉并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諸皆不能用覓得罪後帥至如元老策纔勢蹙乃降歷遷成都運判入爲軍器監累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內勁不妄與人交深師成方用事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希意論元老學術議論頗倣軾轍罷提點明道宮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深矣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于時

冊日峨眉之山三蘇出焉龍翔鳳翥厥聲以綿粵維慶曆盈庭盛德彼毗而知頡頏名特長參聞學議論煥緯建子政事遵往正前立朝意向視古無先晚遭聖后卒任樞機繫而不縈孫抱忠規天祚不終險難何辭諂既不容直又難施惟友與叢相共勉之千古仰瞻所重在茲

文同字與可漢文翁後家于梓潼生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擢
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
奇之稱其襟韻灑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蘇軾乃同從表弟
與司馬光尤敬重之善畫竹厭四方請者相躡投縑於地登進
士擢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歷知陵洋二州元豐初改湖州至陳
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先是同與崔公度嘗
為館職見之京南殊無言及將別告云明日復來當與子語公
度意以為竹也至期再往曰與公語恐左右有聽者方知將有
所言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
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至京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者也
有丹淵集四十卷行于世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能成誦舅李常過

其家取架上書間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千里擢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西京學官第文優等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一見歎曰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矣由是名動海内知泰和縣治以平易將課須鹽筴諸縣爭占多泰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踰年遷著作郎集賢校理實錄成擢起居舍人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省視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病幾殆服除爲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脩紹聖初出知宣鄂二州章惇蔡卞罪實錄多誣令史官待問首及鐵龍爪治河之事庭堅直辭不屈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安置黔州以親嫌移戎州泊然不以介意蜀士愛慕多從之游爲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有可觀徽宗起監鄂州稅以吏部員外召辭不行

行丐郡知太平州到任九日罷主玉龍觀嘗在河北與執政趙挺之微隙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生平學問文章天成性得尤長於詩陳師道謂得杜甫法羅從彥謂自黔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奇作宋興以來一人而已書善行草楷法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門稱四學士獨與江西諸君子後與以配軾故世稱蘇黃軾亦嘗舉自代稱其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其尊重之如此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高祖迥曾祖宗慤皆別有傳父端工詩補之總敏强記纔解事即善文王安國奇之年十七從父官杭

州時蘇軾爲通判補之賦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軾
軾先欲有作讀之歎曰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儁偉絕人
遠甚由是知名登進士第一神宗閱其對曰是深於經術者調
澧州司戶參軍國子教授元祐初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召試除
祕書正字再遷祕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爲著作佐郎章惇當
國出知齊州有盜晝掠塗巷補之陰諜知其姓名一日方宴客
召曹吏授以方畧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爲撤警坐修神宗
實錄失實謫判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府酒稅徽宗召拜吏部員
外禮部郎中兼國子編脩實錄檢討黨論起出知河中脩河橋
以便民民立祠祀之徙湖密果三州主管鴻慶宮忘情仕進葺
歸來園慕陶潛爲人自號歸來子大觀末起知達州改泗州卒
年五十八生平才氣飄逸嗜學不倦文章溫潤典縟其淩麗奇

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集屈宋以來賦詠爲變離騷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爲五管郡守及脩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爲通達世務　從弟詠之字之道有異才初陰揚州司法參軍軾時爲守獻其所作詩文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擢進士宏詞二科一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論事罷官久之爲京兆司錄秩滿提點崇福宮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高郵人少豪儁慷慨溢於文詞對客揮毫不輟初舉不第强守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慨然有志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介其詩於王安石亦謂清新婉麗鮑謝似之黃庭堅稱爲國士無雙軾勉以應舉爲親養計始登第調定海縣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

爲於朝除太學博士遷正字兼國史編脩上日有視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通判杭州又以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言者復承風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編管橫州移雷州徽宗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游華光亭與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視之而笑遂卒年五十三先自作挽詞語哀甚讀者悲傷之有文集四十卷平生博綜史傳通曉諸書文長於議論藻麗而思深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及死軾歎曰少遊不幸死道路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覯字少章覿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三能文十七作函關賦已傳誦人口游學於陳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弱冠登進士歷咸平縣丞入爲太學

錄范純仁薦試遷祕書正字累著作郎祕書丞史館檢討居三
館凡八年頤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以疾謁告不赴朝參
范純禮繳還詞命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
宣州謫監黃州酒稅起通判黃州知兗州名爲太常少卿甫數
月復出知潁汝二州崇寧再落職主管明道宮間歲計爲舉
哀行服臺諫論之貶房州別駕安置黃州自便居陳州耒儀觀
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庭堅補之輩相
繼淪謝惟耒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殽飲食之詩人作
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
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
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
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

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飇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僞譎爲奇反覆咄嗟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務平淡效白居易體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 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廌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贄文求知軾驚拊其背曰子才萬人敵也抗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家素貧三世未葬一

夕撫枕流涕曰吾學爲忠孝而親未葬何以學爲將別軾齎游四方以蔵其事軾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廌累世之喪三十餘柩歸窆華山下范鎮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禹謀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亡廌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於事師之勤敢以生死爲間耶走許汝州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爲千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悵中年絕意進取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李年五十一 廌著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辨而中理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兵鑒二篇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

爲深諭利害以爲殺之無益覬加竟大當時韙其言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六　終

文翰 宋十之六

梅堯臣 江休復 沈遘弟遼括孫[illegible] 劉恕父渙 李格非

賀鑄 米芾子友仁 陸佃 李公麟 周邦彥

鮑由楊皓 劉涇倪濤 黃伯思 唐文若父庚 陳與義

韓駒 范成大 陸游 朱敦儒 熊克

洪遵弟邁 張即之

梅堯臣字聖俞自幼工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間出奇巧初未爲人知用從父詢蔭主河南縣簿留守錢惟演特嗟賞之爲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修與結詩友自謂弗及由是益刻

厲精思苦學日課一詩寒暑不間遂卓然以詩名家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尤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世以爲知言歷德興建德襄城三縣令監湖州稅與永豐倉忠武鎮安二軍判官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直講累遷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撰載記二十六卷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堯臣家素貧而喜飲士大夫多載酒從之竟日談笑與物無忤詼嘲譏刺皆託於詩晚年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弓布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江休復字鄰幾陳留人少彊學博覽爲文淳雅尤善於詩登進士爲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錄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

得之舉書判拔萃歷大理殿中二丞獻所著書名試爲集賢校
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
商稅同坐者章珉刁約周延讓徐綬周延雋皆有名士言者尊
曰吾一網打盡矣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盧州復爲校理
累官終刑部郎中休復外若簡曠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爲意
而內行甚飭事嫡姑如母所與游皆一時豪俊爲政簡易嘗著
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冀以感悟又言明肅太后
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有所著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
三十卷集二十卷

沈遘字文通錢塘人初蔭郊社齋郎登進士通判江寧上本治
論十篇仁宗覽之謂獻文者率多詩賦豈若此書爲可用也除
集賢校理修起居注知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

爲人疎儁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
嫁孤女數百倡優養良家子皆奪遣之禁捕西湖魚鼈復昔遇
僚寀皆傾心爲之耳目刺閭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小民
犯法情稍不善不問輕重輒刺爲兵姦猾屏息提刑鞫眞卿將
按之遘爲稍弛後刺者復爲民嘉祐遺節至設次於外不近酒
肉三十七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治如在杭益作視事遽
午而畢出與親舊從容燕笑沛然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
林學士判流內銓母憂英宗惻其去賚金歸葬廬墓未竟而卒
年四十世嗟惜之　弟遼字叡達幼挺拔不羣旣長好學尚友
睥睨當世讀左傳漢書慕倣輒似鉏植縱舍自成一家趣操高
爽飄飄然有物外意不喜進取用兄任監壽州酒吳充薦監內
藏庫熙寧初分審官西院以爲主簿時方重此官故以授之遼

初受知王安石嘗贈詩有風流謝安石蕭洒陶淵明之句及嘗因議論不合日見疎外於是罷去以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檄攝華亭因縣民忿爭告辭連及奪官流永州留捿江湖者累年益偃蹇傲世赦徙池州得九華秋浦間甄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過如此乃築室齊山之上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往游遊因追悔少時不自貴重恐謝棄之杜門隱凡作為文章雄奇峭麗歌詩尤長與曾鞏蘇軾黄庭堅唱酬往來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從弟括字存中以父任為沭陽主簿縣依沭水本職方所書溝田故跡漫為汙澤括折其二坊疏水為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編校昭文書籍為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一郊有司例藏其籍吏沿以干利堙下距城數里悉張幕為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

之夕法駕臨觀游幸登賞括以非齋祠所宜乃考禮沿革為書曰南郊式上曰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省費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漫不能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為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饑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兼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往市易司患蜀鹽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鹽給之帝以問括對曰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以償費帝頷之有詔大籍民車括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代但古人所用兵車至輕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民車蠢大但可

施於尋常之日帝驚曰人言無及此者二事遂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為河北西路察訪司奏罷轉運銀冶之利近邊括馬之害言朝廷歲遣契丹銀以非其地所有故重之今銀城縣坊皆沒於彼使彼知鑿山之利何賴歲餉耶夫北地多馬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弩也今舍我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時邊人習射惟以挽彊為能未必貫革括言宜以射遠入堅為法如是三十一事詔皆可之尋遣聘遼遇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必得請而後反括詣樞院閲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圖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始服賜括白金及至與遼相楊益戒就議使吏豫誦以答乃舍黃嵬而以天池請遂還在道復圖山川險易迂直風俗純厖人情向背以上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吳

充問免役合括謂士大夫與邑居之人言不便者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役亦使出錢爲可念爾充然其說裴行之蔡確論括首鼠乖剌陰害新法飛爲集賢院學士出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改知延州至鎭命屬市艮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者自起酌酒以勞遺人歡激彎弓傅矢惟恐不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援秭謂西討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時鎭兵無歲不戰禁卒來戍者賞賚至再而不及鎭兵括矯制賜以緡錢上聞罪右府須行之失曰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皆得專之謂師次五原値少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居民惴駭括問之歸仁以取糧爲辭詰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遂斬以徇經數日帝使內侍劉惟簡來詰叛者括具以對大將景

思詣出珍披夏人磨崖遺蹟浮圖城括欲築石壘而徐禧銜之
城永樂括叅夏兵來逼見官兵整故還神宗驚曰括誤矣彼來
未出戰背遁退卻必有大兵在後已而禧果敗沒坐謫均州團
練副使元祐中徙秀州終光祿少卿分司潤州年六十五括博
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卜算術無所不通皆有論著
所紀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及賓客談錄爲筆談傳於世　孫覿
字元用登宣和進士第一歷校書著作佐郎借給事中從鄆王
楷出質於離不軍還乃貶秩高宗即位言者論其封駁不稱除
集英殿修撰出知信州歷明處婺三州賊成皋入寇浙東防遏
使傅崧卿命覿單騎往說降之進徽猷閣待制以安用便宜指
揮行事降一秩提舉洞霄宮尋復知宣州移建康御史常同論
罷之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兼兩浙西路安撫使面對言今沿江

五郡鎮江建康太平池鄂宜令各屯兵二萬給以本郡財賦敵至各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令舉敵雖善戰不能破也若闔五郡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從而邀之兵分勢弱敵安敢遽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南北權倆器械悉以自隨京口便成虛落時雖作其議以韓世忠方屯鎮江不果用改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歲買戰馬以備敵用得三千疋繼者皆不能及南州莫公展旁結諸峒歲出爲患擇選老將難統出戍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遣以犒賞結誓而去自是公展孤立不復犯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爲人勝氣過人議論激昂當官才具可用然不能盡術法度議者少之

劉恕字道源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爲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

官棄去家於廬山之陽同年歐陽修高其節作廬山高以美之
恕常環堵蕭然饘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
遂以壽終恕少穎悟書過目成誦方八歲聞客言孔子無兄弟
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三歲詣相府晏殊問以
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屈使講春秋親帥官屬臨聽會詔能講經
義者別奏名遂以恕應名主司問春秋禮記恕先列注疏方引
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皆然主司異之擢第一也
文亦入高等遂賜第調鉅鹿簿和川令發奸擿伏一時能吏咸
謂不及夙重契義急然諾郡守被劾逮坐屬吏皆下獄恕獨周
恤其妻子而數運使深文峻詆之過恕好史學自正史外私記
雜說無不備覽司馬光修資治通鑑辟恕為局僚遇史事紛錯
難治者輒以相諉魏晉以後考證差謬最為精詳與王安石有

舊欲引賓條例司辟以不習金穀因言天子方勵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或稠人廣坐抗言無避遂與之絕以親老就養求監南康軍酒稅授秘書丞許即官所修書皆謁光於西京御史臺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苦學如故少間輒修書病亟方止年僅四十七卒其學自歷數地理官職族姓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証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抄讀殆忘寢食古今上下數千載鉅細之事如指諸掌一日偕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恕悉能言其行事本末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枉道借覽晝夜口誦手抄經旬盡乃去目爲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紀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記獨不信存僭

試所爲必無家貧甘旨嘗闕然一毫不妄取雖光所遺衣襪興
具退反顥悉還之然好攻人之惡自訟平生有二十失十八歎
作文以警亦終不能改也通謚成追錄勞勤官其子義仲郊社
齋郎次子和仲有拖軼材作詩清奥刻厲自成一家爲文纂石
介有俠氣亦蚤死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幼俊警病有司以詩賦取士獨用意經
學著禮記說數十萬言登進士調冀州司戶參軍爲鄆州教授
人補太學錄轉博士以文章受知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
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陷沒人以爲知言紹聖中編
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反忤政意出判廣信軍杖道士妄說
禍福驅出於境徽宗立召爲校書郎至著作佐郎禮部員外提
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平生苦心詞章陵轢直前

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苟作誠不著則不能工若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出於肺肝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淸照詩文尤有稱嫁趙挺之子明誠號易安居士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后族孫身長七尺魁岸奇醜面如鐵色眉目聳拔喜談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詆之無遺人以爲近俠然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刺組繡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櫽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使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致爲客或從或不從其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娶宗女隸籍右選與貴人子同監太原工作驕倨不相下鑄廉知某時盜某物爲某用某時盜某物入於家忽面數之其人惶駭不能隱即起自

祖其席呼頭所哀因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頡頏者服其雄豪為之側目不敢仰視先後與米芾知名二人縱相迥終日頭目抵掌論辨鋒起各不能屈談者傳為口實元祐中李清臣奏換通直郎通判泗州移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祠祿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無復軒輊如平日矣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誤者以是杜門遂其老家貧貸錢自給有負者折券與之亦不較嘗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是守而勿失以故所為詞章往往傳播人口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玄暉自裒歌詞名東山樂府所厚程俱為之序自言唐諫

議知章之後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爲姓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爲賀氏慶湖亦轉爲鏡自號慶湖遺老有集二十卷

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恩補浛光尉知雍丘縣轉太常博士知漣水無爲二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爲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王安石常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談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摹嘗奉詔倣黃庭小楷作千字韻語至亂眞不可辨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自此益精鑒裁遇古器物書畫務極力求取必得乃已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爲譎異江淮間傳以爲笑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輒大喜曰

此足當吾拜亟具衣冠致禮呼之爲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卒年四十九　子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嘗作楚山淸曉圖上於朝妙絕筆儉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世號小米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映月讀書受經王安石禮部奏名與首廷試賦改爲策從容條對擢居甲科授蔡州推官安石問新政答以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民擾驚曰吾訪外議皆以爲便何爲乃爾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近來人言頗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耶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拒之也已而遣李承之使淮南還承之詭言於民無不便說遂不行歷鄆州教授國子直講同王子韶修定說文神宗問大裘襲衮佃考禮以對上悅令詳定郊廟禮文遷光祿

丞每有所議上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改集賢校理兼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藁同修起居注預定元豐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初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籩豆爲稱惟景靈宮用原廟之制牙盤爲稱遂不易元祐更法事多諱變佃獨無所向背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其安乎將爲輕事改作是使之習勞也安石卒佃率諸生哭而祭之遷吏部侍郎以修神宗實錄徙禮部侍郎數與史官爭辨多爲安石隱諱黃庭堅謂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尋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出知潁州爲歐陽修立遺愛祠實錄成韓川朱光庭又論列秩知鄧州改江寧自句容人盜嫂害兄三宄紹聖治實錄罪落職知泰海蔡三州

復集賢殿修撰徽宗召爲禮部侍郎上疏人君踐祚要在正始近時朝士相傾競進諂諛求事爲精神能訐人爲風采反以忠厚爲重遲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夫善繼前人者不必泥其所爲惟善者因之否者革之元祐知革而不知因紹聖知因而不知革、皆過也願咨謀仁賢詳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復修哲宗實錄拜吏部尚書報聘於遼半道聞遼主喪送伴者許無弔唁之戚佃曰始意君赴臨俯仰哭踴今偃然如常時何邪爲伴者無以答遽遷右丞轉左丞將祀南郊有司欲用黃金飾大裘匣佃以大裘尙質後世加飾反踰非禮適豈殺亦有因替日陛下及此盛德之至也上又欲親祀北郊李清臣以盛暑不可佃謂元豐非合祭公是北郊遠忍忘耶趙挺之論事嘗金言中丞不可嘗嘗則不可爲其持論多附會布而每近於恕

適布怨隙璀舜私史而歷宗廟但言雅書無足取不必深怨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其論人才欲參用元祐謝絕奔競當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常時人才無大相遠若循資序進士知少緩亦能自近會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鐫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但言不可誘者誣以名在黨籍正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生平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有所著埤雅禮象春秋後傳二百四十二卷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州錄事參軍陸佃爲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吏御史檢法公麟好古博學長於作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鍾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測款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得玉璽羣帝王

受命之符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本藍田玉所成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爲文其質堅甚非昆吾刀蟠肪不可治琱法中絕真李斯所爲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痺致仕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閒自號龍眠居士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稱其風流不減古人雅善於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傳爲人物尤精在顧凱之張僧繇之亞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性疎儁少檢不爲里閈推重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神宗異之名赴政事堂自諸生一命爲太學正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名對除秘書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校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徽宗使畢禮書踰年知龍德府徙明州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徙處

州卒年六十六附宣奉大夫生平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淸蔚傳於世

鮑由字欽止龍泉人舉進士從安石學文詞名二蘇其文汪洋閎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以不合去貢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爲郎以言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移海州復奉祠卒年五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楊蟠者字公濟章安人舉進士爲密和二州推官歐陽修稱其詩通判杭州與蘇軾倡酬後知壽州卒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與成都鄭少微字明舉俱以文名登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爲太學博士爲文務奇怪好進取入排斥之罷知咸陽縣轉常州教授通判莫州徙成都入爲國子監丞知處虢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

方郎中卒年五十八　倪濤者字巨濟廣德人少爲能文博學強記試太學第一登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爲太學正歷校書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皆諫燕雲事言景德以來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匱屈毋輕議以貽後患王黼怒貶監朝臣縣酒稅徙監茶陵船場卒三十九金人犯闕欽宗憶其言官其一子傳有雲陽集行於世

黃伯思字長睿饒州司錄應求之子生而體弱如不勝衣風韻洒落飄飄有凌雲之意自幼警敏日誦千餘言每聽祖父講論經史退與群兒講說無遺誤者嘗夢孔雀於庭覺而賦之詞采壯麗以蔭任假承務郎登元符進士調磁州司法參軍內艱服除改河南戶曹治劇不勞而辦秩滿留守鄧洵武辟知右軍巡院生平好古文奇字篆隸行草飛白皆臻妙絕得其尺牘者多

珍藏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名家凡字書討論傳據皆病淳化閣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以爲乖僞龐雜乃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宗秋尋監護崇恩太后園陵掌管箋奏以修書恩升朝列擢校書郎未幾遷秘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究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古器考定眞贋與聞議論發明居多一時館閣自以爲不及也宿抱羸瘵因父喪轉甚服除將至京夢人告曰上帝命典文翰覺而書之卒年僅四十生平頗好道自號雲林子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二子訶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詰右從事郎福州懷安尉復

檢其父平日議論題跋爲東觀餘論三卷
居文若字立夫庚之子也父子俱舉進士庚由宗子博士至承議郎提督京畿常平爲文精確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僩介存舊內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提舉上清太平宮歸到道卒年五十一有文集二十卷文若少英邁不羣爲文宗尚教授瀘川南渡初句濤薦赴行在得對改通判洋州山多陵谷西入百餘里皆產茶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之以市能文若力爭得免那判遂寧大水漂民廬發倉庫除田租免場務稅渠堰堤以捍水勢民以無患時秦檜已死高宗訪蜀士於魏良臣名爲光祿丞改秘書郎著文忠箴千五百餘言以獻上納之遷起居郎勸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嘗任掌制以作禾黍詩諷宜和執政之謫恩者出知郢州改饒州興學宮減田租渏耗增常平義倉與民

平市農末負利以補餘下劇盜功加直敷文閣移知溫州仍爲
宗正少卿金人犯邊上諭宰臣文若才可用復除右史時上下
狃於捷報文若獨以爲憂同上元嘉北伐故事疏言願陛下深
察大勢遣大臣節制江上邀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
未幾諸將退守金陵歷陽大將王權遁淮南盡沒文若面對畫
三策一請親征二遣大臣勞軍三起張浚且言浚守道篤學以
孤忠得衆士心爲天下屬望今幸不死嶺海天所以爲陛下也
上初以浚雖忠懇寡功將士多不附至文若言始矍然曰投浚
者多惟卿發此論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起浚知平江乘輿
幸建康命同居守兼給事中直學士院駕還遷中書舍人將內
禪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與周必大議名稱未安白于
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室子偁復詔稱皇兄語多

不定孝宗立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制知澳州尋改督府叅贊軍事逡使行邊按守備罷行甚多除知鼎江二州籍鄉丁五萬訓練有法人倚爲固以民勞請蠲和糴邪數百萬得減什三旋乞祠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陳與義字去非希亮曾孫天資卓偉踔厲不羣能文致名譽流推欽祐莫敢與抗登政和上舍甲科授開德教授遷太學博士宣和中徽宗見所賦墨梅詩善之召對與爲見晚遂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税遭亂避地湖襄泛洞庭上九疑羅浮雖流離困厄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高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至翰林學士知制誥拜參知政事與丞相趙鼎同心輔政務尊主威而振綱紀從帝如建康屋蹕還以疾請授資政殿學士知湖州終提舉洞霄宮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

笑外和而內剛薦士於朝退未嘗語人嘗問作詩法於崔鶠鶠曰工拙未論大要忌俗其所作體物寫興清邈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有倚齋集行世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嘗遊許從蘇轍學轍評其詩似儲光羲政和初以獻頌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秘書正字尋坐蘇氏學謫監華州市易務知分寧召爲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三舊撰樂章辭多牴牾有詔三館士分撰朝覲明堂圜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除秘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入謝上曰近年制誥所褒皆溢美所貶必濫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爲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給事實掌

封駁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然自今事有可疑一切繳奏詩
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蘇學以集英殿修
撰提舉太平觀南渡初起知江州紹興五年卒贈中奉大夫與
遺澤三人識者病其由宦者進用斷以爲譏子邈遊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登紹興進士授戶曹參軍監和劑局隆
興元年遷秘書正字轉著作佐郎輪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
力曰國力曰民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納俄進吏部郎官言
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民因爭役嚻訟成大爲倣義役
隨家貧富輸金買田次第甲乙助當役者至二十年民以爲便
詔頒其法於諸路山多陂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于松陽遂
昌之間作通濟堰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萬畝歲久堰壞成
大爲訪故迹疊石築防置堤閘四十九所立上中下水則溉灌

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奏乾道諸令以絹計贓若如承平時不及千錢紹興初遞增為三千錢論罪賞重遂除之遷起居郎隆興再講和上悔失定受書之禮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國祈請使成大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因奏兩朝既為叔姪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指勒起成大屹不動金庭紛然太子欲殺越王止之既而歸館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言上手書從庭政論賜輔臣意在飭綱紀振積弊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為知言命掌內制留張說簽樞詔頭不下出知靜江府廣西專榷鹽利因漕臣議取屬邑始有增價抑配之弊成大入境奏言利害莫大於此若能裁抑漕司强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

禁上從之茶馬司舊法高以四尺四寸爲限一旦詔加四寸成大言自來互市四十年不宜驟改尋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那兒結蕃列等尤桀黠輕視中國成大外修堡砦內勤教閱將兵閑結使人自爲戰上賜度牒錢四十萬增戰兵近千奏置都監路分凡吐蕃入寇路十有八悉築柵分戍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蠻女常導之寇邊成大檄拏蠻約以重賞擒之表稱蜀名士孫松壽樊漢廣六十壯冠詔命不起節行可嘉又蜀中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隨其所長不拘小節露章薦達往往顯于朝召還拜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以論奉祠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帥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振饑減租米五萬捕戮水賊徐五以病請閑進資政殿大學士奉祠卒生不羣有文名尤工於詩有石

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自少才氣超邁十二能文及長尤長於詩以蔭補登仕郎鎖廳薦第一秦塤適居其次檜怒罪主司明年試禮部復前列檜顯黜之檜死始赴崇德主簿以薦除敕令所删定官力陳楊存中久掌禁旅非便上嘉其言罷之又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中貴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絕應詔復言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輒加王爵頃有以師傅領殿前都指揮使復以太尉領閤門瀆亂名器乞加訂正遷大理司直兼宗正主簿孝宗稱其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除樞密院編修兼聖政所檢討史浩黃祖舜復薦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初即位信詔令以示人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者與衆棄之和議將成以書白二

府曰江左以來未有捨建康而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形勢不固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凛然有意外之憂若和好盟誓已立動有拘礙今當預約建康臨安皆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庶彼不我疑得以暇日兆立規模以張國勢又為樞臣張燾言曾覿龍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燾遂以聞上詰所自來以游對上怒出游判建康尋易隆興言者論其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免歸久之起知夔州王炎宣撫川陝辟為幹辦公事陳進取經略二策言今日之勢必自長安隴右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釁則守會吳挺傾財結士驕恣殺人炎莫敢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謂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耶後其言大驗范成大復奏游為參議官以文字相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

放因自號放翁後累擢舉江西常平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郡發粟予民尋召還以趙汝愚駮奏遂與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又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久之入爲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嘉泰二年兼祕書監同修孝光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書成升寶章閣待制致仕平生詩詞章諳典故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後再出爲韓侂胄作南園記見譏清議人謂熹有先見之明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紹聖諫官勃子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志行高潔雖在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將處以學職固辭而還曰麋鹿之性自樂閒曠爵祿非所願也高宗詔

舉草澤之士部使者言其有文武才復召又辭避亂南雄張致
奏赴軍前計議兆起紹興二年宣諭明橐又薦敦儒深達治體
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靖退詔以爲廸功郎下肇慶府敦遣
復不肯受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名
於蜀蘇庠名於浙張自牧名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
君何爲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於是幡然而起既至命對便殿
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爲秘書正字俄遷兵部郎官兩浙
東路提點刑獄諫議汪勃劾其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遂罷時
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文飾太平檜亦好詩遂用其子爲刪
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談者謂老懷舐犢之愛畏避竄逐故
其節不終

熊克字子復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群羽雀翔臥內

幼而聰秀既長好學善屬文胡瑗器之曰子學光於年他日當以文顯登紹興進士知諸暨縣遇歲旱越帥課賦急諸邑督趣以應克寧蠲罪不忍困民府遣幕僚閱視對之泣曰此皆佃租將耶部使者芮燁入境謂曰疑知子文學而已今乃見循吏表薦之改提轄文思院以文獻曾覿持白于孝宗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疑其不由論薦無以服眾復召試授校書郎直院如故上嘗論[illegible]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每問可論治道因奏國家嘗和好之時彼不能禁吾不為備守之計今日之守易在淮東以清河糧船直下便耳若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論策莫若墾田修假教民兵為先至論應援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及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嘗託以海道商賈之衝設置巡警以防拔徼自此歲日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象又言

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兵權後御前主帥吏能不常凡軍中筦榷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爲苞苴矣又朘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掊削帝以爲有志名草明堂赦書又叅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以言出知台州奉祠卒年七十三克勤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之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遂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介

洪遵字景嚴晧之子也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輟寒暑父留金母又先亡遵孺慕哀戚以孝聞初蔭補承務郎與兄适

同中博學宏詞科特恩授祕書正字中興以來惟遵得此後三
年邁亦中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秦熺爲官長不相附麗乞
外通判常婺越三州湯思退薦復館職兼權直學士院爲鳳舉
薦爲御史父憂免喪上言昔龔璹同父出疆璹任偶官爲諫所
誅檜贈以飾施擢用其子先臣拒命久留歸寘散外逐臣兄弟
忠逆不分如此上悉爲道謗語所起即拜起居舍人始撰選英
記注以經筵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爲
一書上之遷起居郎兼樞密都承旨請革近例留身奏事追言
前十五年起居注尚未修請除見修月進外每月帶修從之拜
中書舍人奏舊制軍官十年始遷今不滿歲裨將輒遷轉防禦
王綱轉團練勸臣子孫又多躐居臺省乞明示禁止有詔自今
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又奏侍從朝廷高

選非如府勘階官安有序遷之制開國將不避諱封惟曹彬子琮瑋以功名自奮遂爲節度初不聞有迴避之例今旨一下不出十年皆可坐致使移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盈收靈詔旨又言瑜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爲盜賊望揭牓開諭許其自新願充軍者與刺願爲農者放還上皆可之又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監鼓鑄奏虔有錢鋪使國副或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自中興來諸都大提點官屬太多擾害州縣閒者府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或號令不一鼓鑄益少請復置使俄遷吏部侍郎前選人諸曹改秩吏胥爲市巧生沮閡須賄滿乃止及是明與約束苟於大體無害皆先行後審若有同時一章巧爲兩緘或當爲五員輒踰十數或當舉職官詭爲京狀或身係常調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交錯掩補

或已予復存指云事故如是者請得通劾又言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籍廢近議必于元州判娶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爲至難今復因此稽延是明與惡吏爲地詔止之平江湖秀三州水秋苗無輸有司抑令輸麥違者麥價不在米下願量取其半被害者悉免之金人來索隸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避請以根栗米足爲解鞫之李特可爲至戒遷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因汪澈論遷行湯思退罷相制無貶詞遷遂巧去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金復出海道寇兩浙朝命總管李寶禦之乃起知平江寶駐兵及捷膠西資糧器械供億皆出遷力爲多駕幸金陵衛士巧索無厭至相告曰內翰在此始感賊遂商船拘迫在官既而繫留不得去悉聽自便人咸德之孝宗即位進學士承旨兼侍讀隆興元年同知樞密事

議敵人來索析禠及中原歸正人未可遽爲之所且遣金繒如前日之數或許割歸侵地則彼亦無可藉口矣二年知貢舉壽康殿產金芝議表賀遴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嚴止之御史周操沮其營政劾之與張浚同罷以端明殿學士奉祠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太平槩乃修守閘其來馳去避追而餞之閘者以爲盛德圩田壞爲民築之民賴復業苗米聽輸正租令自持斛槩歲大饑告糴江南斷租十九簡寶佐隨遠近兆老以差賦給活者萬計戍兵乘勢剽竊遴盡執以歸罪非邑爰然徙知建康充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當制范成大爽其治績入覲許赴選德殿奏事進資政殿學士虞允文北征調禁軍出屯其府者五謀築營砦求不妨民居不爽冢墓者踰年始得之營卒醉妄言搖衆入旗亭操刃推壚上怒罷統帥遴亦坐貶兩秩淳熙元

年五營成役官乘祠卒年五十五謚文安　遹字扶虛讀皆日

數千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初授兩浙轉運幹辦公事入爲

敕令所刪定官亦坐撿放出教授福州累遷吏禮二部員外郎

斷仁后喪當孟饗請遣宰相分祭從之尋除樞密檢詳文字進

議令民入粟贖罪以紓國用又請嚴法禁出入之儀舉義問視

師建康奏遹參議軍事遷左司員外接伴金使高忠建奏更渡

江以來遹禮凡十有四事一切殺之假翰林學士充賀葛王褒

登位使書用敵國禮金閉門以爲不如式勒令朝見如舊禮遹

不可而止還時孝宗禪位御史張震論罷明年起知泉州乾道

二年改吉州入對除起居舍人奏言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

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自今倣邇英延廏故事乞

令講讀官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使遹錄之詔因所御殿賜名祥

職記注三年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
事父兄皆歷此三職人以爲榮時凡事必先經中書惟密院得
旨即書黃過門下謂之密白遘言如此則封駁之職似有所備
請特勅密院並依三省書黃以重出命之意上從之六年
除知潁州歲稔移粟隣郡大起學宮造浮梁士民安之値郡兵
戍九江訛言相驚遘不爲動徐詰什五長兩人械送戮之尋知
建寧轉婺州奏金華田不受水境內陂湖最當修浚命耕者出
力田主出穀凡爲公私塘堰及湖總八百三十七所郡旣欲以
糴易冬衣吏不可輒煩聚遘以計逐捕逡巡散去遷敷文閣待
制召對首論六要地海陵喻迦鹽城寶應淸口盱眙宜修城嚴
兵立游樁益戍卒及開作浦河築梅里鎭大堰作斗門其馮湛
所創多槳船底平檣浮雖尺水可運今修葺數少宜募瀕海富

商入船與爵招善操舟者以閱水軍上嘉之進敷文閣直學士史館修撰兼侍講嘗遇宿直召談至夜分拜翰林學士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過闕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上以浙東民困於和市往爲正之至郡覈實詭戶四萬八千三百有奇所減絹略如其數明年上章告老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文敏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平居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所修欽宗紀本之孫覿附耿南仲惡李綱事多失實故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以爲不當取云

張卽之字溫夫以父參政孝伯恩授承務郎中兩浙鄉舉歷監

平江糧料院丁內外艱改監臨安稅務簽書荆門判官廳公事
累遷至司農寺丞知嘉興以言罷引年特授直秘閣致仕生平
以能書聞天下余人亦寶其斷墨尤重氣節鄞人王惟忠守自
負登嘉定進士守閬州制使余𤄃以讒劾之鍛鍊成獄坐棄市
沒入其貲即之移書後使賈似道爲白其寃使從孫士倚娶惟
忠孫女遂得給還首領以禮改葬人多義之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七終